

四部  
備要  
子部

司馬  
孫吳  
孔叢  
荀家  
語子  
子子  
子子  
子法

韓鄧  
商慎  
非析  
君子  
子子  
子書  
子子

052

中華書局



四部備要子部



孔子家語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汲古閣

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孔子家語序

王氏

鄭氏學行五十載矣。自肅成童始志于學，而學鄭氏學矣。然尋文責實，考其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然世未明其歎情，而謂其苟較前師，以見異於前人，乃慨然而嘆曰：予豈好難哉？予不得已也。聖人之門，方壅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豈得不開而辟之哉？若無由之者，亦非予之罪也。是以撰經禮申明其義，及朝論制度，皆據所見而言。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書，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已來與予所論，有若重規疊矩。昔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言天喪斯文，故令己傳斯文於天也。今或者天未欲亂斯文，故令從子學，而子從猛得斯論，以明相與孔氏之無違也。斯皆聖人實事之論，而恐其將絕，故特爲解，以貽好事之君子。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爲誰，多妄爲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子張，衛人也。宗魯死，將往弔，孔子止焉。春秋外傳曰：昔堯臨民以五，說者曰：堯五載一巡狩，五載一巡狩，不得稱臨民以五也。經曰：五載一巡狩，此乃說舜之文，非說堯。孔子說論五帝，各道其異事，於舜云：巡狩天下，五載一始，則堯之巡狩年數未明。周十二歲一巡，寧可言周臨民十二乎？孔子曰：堯以土德王天下，而尚黃，黃，土德，五，土之數，故曰：臨民以五，此其義也。



孔子家語目錄

卷之一

相魯 始誅 王言解

大婚解 儒行解 問禮

五儀解

卷之二

致思 三恕 好生

卷之三

觀周 弟子行 賢君

辯政

卷之四

六本 辯物 哀公問政

卷之五

顏回 子路初見 在厄

入官

卷之六

五帝 執轡 本命解

論禮

卷之七

觀鄉 郊問 五刑解

刑政 禮運

卷之八

冠頌解 廟制解 辯樂

問玉 屈節解

卷之九

七十二弟子解 本姓解

終記解 正論解

卷之十

曲禮子貢問 曲禮子夏問

曲禮公西赤問

孔子家語目錄





孔子家語卷第一

王肅注

相魯第一

孔子初任爲中都宰。中都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如禮年五  
 強弱異任。任謂力也。事各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僞。無文飾  
 詐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木爲槨。因丘陵爲墳。不封起墳者也。不樹  
 柩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諸侯則焉。魯國在東。故西定公謂孔子曰。學  
 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於  
 是二年。定公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五土之性。一曰山林。二曰川  
 隰。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各得其所生之物。咸得厥所。先時季氏葬昭公于  
 墓道之南。季平子逐昭公死於鉅侯。平子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  
 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桓子平公也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  
 由司空爲魯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

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  
 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並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  
 公從之。至會所。爲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會禮之禮。禮者揖讓而  
 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萊人齊人。東夷夷狄孔子歷階而  
 進。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爲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裔夷狄  
 何敢以兵亂兩君之好也。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  
 禮。君必不然。齊侯心忤。而避之。有頃。齊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  
 於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熒侮諸侯者。罪應誅。請  
 右司馬速刑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慚色。將盟。齊人加  
 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  
 無還對曰。魯大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  
 享禮。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梁丘據魯舊聞事。既

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作犧牛及象。嘉樂不野合  
 享而既具。是棄禮。若其不具。是用秕稗。秕稗之不成者。用秕稗君辱  
 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  
 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道教寡人。使  
 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四邑。鄭講。龜陰也。汶  
 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大夫稱邑無百雉之城。高丈長丈曰  
 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隳三都。叔孫不  
 得意於季氏。因費宰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叔  
 孫孟孫入于費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  
 須樂頎勒士衆下伐之。費人北。遂隳三都之城。強公室。弱私家。尊君  
 卑臣。政化大行。

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  
 不制。有慎潰氏。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爲  
 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二  
 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羊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  
 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於邑。不求有司。有司常供其職。客  
 皆如歸焉。言如歸家。無所之也。

始誅第二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  
 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  
 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兩觀  
 口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  
 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  
 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  
 博。非義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  
 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聚其談說足以飾褒營衆。其強

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士之為人虛僞也。亦聚黨也。而而欲信其如此。而太公誅之。韓非謂華士。耕而後食。豈非其所以謂太公者哉。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是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孔子為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從執之。強獄也。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再有以告孔子。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狂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故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後刑也。庸用也。即就也。刑教皆當以義。勿用事且陳道。德以服之。以無刑殺。就汝心之所安。當謹之。自謂未有順事而後為順。是先教而後刑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即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懼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毗輔也。俾使也。言師尹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也。陵遲猶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王言解第三

孔子閒居。曾參侍。孔子曰。參乎。今之君子。唯士與大夫之言可聞也。至於君子之言者。希也。於乎。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曾子起。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之言。孔子不應。曾子曰。待夫子之閒也。難對。是以敢問。孔子又不應。曾子肅然而懼。搢衣而退。負席而立。

有頃。孔子歎息。顧謂曾子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非敢以為足也。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居。吾語汝。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雖有國之良馬。不以其道服乘之。不可以道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則必還師。枉席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不勞不費。謂明王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政之不平。君之患也。令之不行。臣之罪也。若乃十一而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關。譏市。鄙皆不收賦。譏阿也。譏異服。譏異言。及市。鄙皆不收賦。古之法。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何財之費乎。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悛。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取爭。上廉讓。則下取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則本正矣。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仁於己。然後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樸。樸。貌。慤。貌。男。慤。而女貞。六者教之致也。希諸天下四方。而不怨。納諸尋常之室。而不塞。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則民之棄惡。如湯之灌雪焉。曾子曰。道則至矣。弟子不足以明之。孔子曰。參。以為姑止乎。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也。法必裂地以封之。分屬以理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時考之。進用賢良。退貶不肖。然則賢者悅。而不肖者懼。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才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致也。夫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斯不遠之則也。周制。三百步為里。千步而井。二井而埒。埒三

而矩此說里數不可以言井五十里而都封百里而有國乃為積積  
實聚焉恤行者有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  
賓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亂田獵軍弋軍捕網非以盈宮  
室也徵斂百姓非以盈府庫也慘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多信  
而寡貌其禮可守其言可覆其迹可履如飢而食如渴而飲民之信  
之如寒暑之必驗故視遠若邇非道邇也見明德也是故兵革不動  
而威用利不施而親萬民懷其惠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千里之外  
者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  
而天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  
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曾子曰敢問此義  
何謂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  
又知其數及其所在焉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  
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  
士悅如此則天下之民名譽興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  
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  
能舉天下之至賢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乎  
愛人智者莫大乎知賢賢政者莫大乎官能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則  
四海之內供命而已矣夫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是故誅其  
君而改其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故明王之政猶時雨之降降至則  
民悅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還師衽席之上言安妥

大婚解第四

孔子侍坐於哀公公問曰敢問人道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  
君及此言也百姓之惠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夫政者正  
也君為正則百姓從而正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君不為正百姓  
何所從乎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男女親君臣信  
三者正則庶物從之公曰寡人雖無能也願知所以行三者之道可

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  
敬為大敬之至矣大婚為大大婚至矣冕而親迎親迎者敬之也是  
故君子與敬為親捨敬則是遺親也弗親弗敬弗尊也愛與敬其政  
之本與公曰寡人願有言也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  
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下宗廟社稷之主君何  
謂已重焉魯周公之後得郊天故公曰寡人實固固不固安得聞此  
言乎寡人欲問不能為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  
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  
天地之神言宗廟天出以治直言之禮以立上下之敬夫婦正則始  
禮矣身正然可物取則足以振之取事不知禮足以振之國取足以與之不知  
起者也故為政先乎禮禮其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必  
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敬不敬與  
是故君子無不敬敬也者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支也敬不敬與不  
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也傷其本則支從之而亡三者百  
姓之象也言百姓之象也及身以及子妃以及妃君以修此三者  
則大化愾乎天下矣氣昔太王之道也無無民愛其身以及人之身  
子故曰太王之道如此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  
子過言則民作辭過行則民作則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恭敬以  
從命若是則可謂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何謂成其親孔子  
對曰君子者人之成名也百姓與名謂之君子則是成其親為君  
而為其子也孔子遂言曰為政而不能愛人則不能成其身不能成  
其身則不能安其土不能安其土則不能樂天也天道公曰敢問何能  
成身孔子對曰夫其行己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乎合天道也公  
曰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曰貴其不已也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可  
已也是天道也不閉而能久不閉常通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  
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公曰寡人且愚冥言愚冥幸煩子之

於心欲煩孔子議識孔子蹴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親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謂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如此言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是臣之福也

儒行解第五

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請以重幣迎之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就孔公自昨階孔子賓階升堂立侍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深衣也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隨其丘未知其為儒服也公曰敢問儒行孔子曰略言之則不能終其物悉數之則留僕未可以對留僕也僕大僕若燕朝則正位尊儀相更衣之為久將使使之相代者也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席上之珍能數陳先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力行仁義道為政治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德以待人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動作順其大讓如慢慢也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媿難進而易退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齊莊可其起坐恭敬言必誠信行必忠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備預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而仁義以為土地不求多積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情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財貨而不貪淹之以樂好而不淫劫之以衆而不懼阻之以兵而不懼阻難也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過言不窮極也斷其威莊莊也不習其謀謀慮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殺而不可辱

其居處不過其飲食不滯其過失可微辯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干櫓也戴仁而行抱德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方丈曰堵一堵華門圭窻華門謂竹鐵門也圭窻戶破易衣而出更相易衣而并日而食以爲一食也上答之不敢以疑疑亂事君也上答之不答之不敢以諛其爲士有如此者儒有今人以居古人以奢奢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也若不逢世上所不受下所不推詭詭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身可危也其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猶竟信其志乃不忘百姓之病也起居猶動靜也雖危動靜也言身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必以和優游以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去己之大圭角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程功積事不求厚祿程猶効也言功効推賢達能不望其報君得其志民賴其德苟利國而已不求厚祿也言功効推賢達能不望其報君得其志民賴其德苟利國而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澡身浴德澡自潔淨其身陳言而伏陳言於君靜言而正之而上下不知也默而翹之又不急爲也言事君清靜因事而正之則君不知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言不稱勢世治不輕世亂不沮不自沮同己不與異己不非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尙寬砥礪廉隅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雖以分國視之如錙銖錙銖八兩爲鎰弗肯臣仕其規爲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別則聞流言不信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有如此者夫温良者仁之本也慎敬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動遜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儒有不隕穫於貧賤隕穫憂悶不充詘於富貴充詘窮困不累長上不閱有司故曰儒所辱病儒者中之名今人之名儒也



謂所務者謂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道之得其行既由之則若性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

此則士人也公曰何謂君子孔子曰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怨仁義在身而色無伐無伐善也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而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此則君子也

曰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閑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本亦富則天下無宛財

也公曰何謂聖人孔子曰所謂聖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數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並日月化行若神

下民不知其德親者不識其鄰此謂聖人也釋以喻公曰善哉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

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若何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則丘亦無所聞焉

子曰君子入廟如右登自阼階仰視榑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觀其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味爽夙興正其衣冠始明也味明也

矣日出聽政至于中冥冥中冥中諸侯子孫往來為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亦可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遠望觀

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墟非但一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

矣君既明此五者又少留意於五儀之事則於政治何有失矣

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任於官言各當以其官無取捷捷無取鉗鉗不謹誠無取厚厚多言捷捷食也不已貪

所以為鉗鉗亂也厚厚誕也誕欺也故弓調而後來勁焉馬服而後求

良焉士必慤而後求智能者焉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避言人者難不慤信不能為大惡也慤信而有智然後乃可畏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吾國小而能守大則攻其道如何孔子對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相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將誰攻之苟違此

道民畔如歸皆君之讎也將與誰守公曰善哉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

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公曰何為對曰為其二乘公曰有二乘則何為不博子曰為其兼行惡道也此其

道也哀公懼焉有問復問曰若是乎君之惡惡道至甚也孔子曰君子之惡惡道不甚則好善道亦不甚好善道不甚則百姓之親上亦

不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詩之好善道甚也如此公曰美哉夫君子成人之善不成人之惡微吾子言焉吾弗之聞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己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公曰善吾子之言豈有

其事乎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之世帝有雀生大鳥於城隅焉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則國家必王而名必昌於是帝辛介雀之德介助也

逆天時詭福反為禍者也又其先世殷王太戊之時道缺法圯以致天孽桑穀于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朝意者國

亡乎大戊恐駭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明養民之道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至者十有六國此即以己逆天時得禍為福者也故天災

地妖所以做人主者也寤夢徵恠所以做人臣者也成災妖不勝善政寤夢不勝善行能知此者至治之極也唯明王達此公曰寡人不

鄙固此亦不得聞君子之教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智者壽乎仁者壽乎孔子對曰然人有三死而非

其命也。行己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以少犯衆，以弱侮強，忿怒不類，動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若夫智士仁人，將身有節，動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不亦可乎。

孔子家語卷第一





孔子家語卷第二

致思第八

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嘆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言思無所不至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旌旗繽紛下蟠于地

變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據地千里攘擐旗執職擐旗執職也取敵之旗也唯由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濟濼之野濟濼廣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兵凶事故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國之患唯賜能之使夫二

子者從我焉夫子曰辯哉顏回退而不對孔子曰回來汝奚獨無願乎顏回對曰文武之事則二子者既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雖然各言爾志也小子言之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薰蕕莫禁不共

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數其五教敷布也五教父義母慈兄弟弟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言無險越溝池鑿劍戟以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廣平曰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鬪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

魯有儉嗇者瓦鬲煮食釜食之自謂其美盛之土型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歉然而悅如受大牢之饋牛羊豕子路曰瓦甌陋器也糲食薄膳也夫子何喜之如此乎子曰夫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具之爲厚以其食厚而我思焉

孔子之楚而有漁者而獻魚焉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市遠無所鬻也思慮棄之糞壤不如獻之君子故敢以進焉於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掃地將以享祭門人曰彼將棄之而夫子以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諸惜其腐餘而欲以務施者仁人之偶也惡有愛仁人之饋

而無祭者乎

季羔爲衛之士師獄則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初衛靈公太子蒯聵時子羔子路並在於衛也季羔逃之走郭門則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隧從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則者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則子之足矣今吾在難此正子之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則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君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得季孫千鍾之粟以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魯君給孔子車馬問禮於老子孔子歷觀郊廟自周而還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貺財則丘之道殆將廢矣

孔子曰王者有似乎春秋正其本而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太顛闕天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成矣春秋致其時而萬物皆及王者致其道而萬民皆治周公載已行化載亦行矣言行己以行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於羣臣而留可也行忠於卿大夫則仕可也澤施於百姓則富可也孔子曰參之言此可謂善安身矣

子路爲蒲宰爲水備與其民修溝瀆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一簞食簞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餓者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